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王夫之

WANG FUZHI

萧蓬父
许苏民
◎著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王夫之

萧笈父
许苏民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夫之 / 萧箠父, 许苏民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665-6

I. 王… II. ①萧…②许… III. 王夫之(1619~1692)—传记 IV. B2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242 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沈子明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王夫之

WANGFUZHI

萧箠父 许苏民◎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665-6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001

第1章 王夫之的生平事迹	001
一、倜傥不羁的青年时期	002
二、投身激流的壮年时期	007
三、瓮牖孤灯的归隐时期	016
第2章 王夫之的思想	028
一、哲学思想	028
二、史学思想	055
三、道德伦理思想	070
四、政治思想	081
五、经济思想	102
六、文艺美学思想	109
第3章 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命运	117
一、历史地位	118

二、历史命运	135
--------	-----

附

年谱	152
----	-----

主要著作	156
------	-----



002

第 1 章

王夫之的生平事迹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军攻入湖南后，他组织了抗清的武装起义，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担任行人司（相当于外交部）行人职务。清军攻克桂林后，他回到湖南。晚年归隐衡阳石船山下，闭门撰著，写下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他用的别号或笔名很多，如朱陵一瓢道人、南岳遗老、续梦庵柴人、大明典客、船山遗老等，学林普遍称之为船山先生。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明代中期以后，具有近代因素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并开始走向世界，出现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缘数以求理”的科学思潮、“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思潮、唯情主义的文艺思潮，以及“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解放思潮等等。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清代明的民族危机和因贫富差距扩大而导致的大规模农民战争。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镇压农民军，而汉族人民和南方各族人民为反抗清军贵族的屠杀和奴役政策，又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民族保卫战争。王夫之的一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

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王夫之满怀深挚的爱国热情，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继承晚明以来的各种新思潮并加以发展，来建构未来民族复兴的蓝图，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崇高爱国主义情操、独立不苟的人格风范和社会批判精神，至今仍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一、倜傥不羁的青年时期

家学渊源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1619年10月7日），王夫之诞生于湖南衡阳城南回雁峰王衙坪一个读书人家庭。这年他的父亲王朝聘51岁，母亲谭孺人43岁，长兄王介之13岁，次兄王参之亦近10岁。王夫之排行第三，故小字“三三”。因为他从小就很聪明，颇为全家所喜爱。

衡阳王氏家族的祖籍本是山西太原，元朝末年迁居江苏高邮。王夫之的十一世祖王仲一，从朱元璋起兵而立下战功，被封为骁骑公；王仲一之子王全为燕王朱棣夺取皇位亦立下战功，被封为衡州卫指挥；此后六代都是世袭武职，定居于衡州。到了高祖王宇，才开始弃武习文；曾祖王雍，“以文名著南楚”，曾任县教谕等学官。祖父王惟敬，以隐居自得其乐，家境渐趋没落。

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1568~1647），字逸生，又字修侯，是一位饱学秀才，学者们尊称他为武夷先生。虽然七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但在当地却颇有名气。王夫之3岁那年，他已经54岁，第八次参加乡试，本已被主考官赏拔，却因为对



策中触犯了副考官的名讳而被置于副榜，只有到北京国子监去读书的资格。“十年燕赵”（天启元年至崇祯四年，1621～1631），学业大进，本可去做官，但目睹官场黑暗，愤然撕毁了委任状牒，拂袖而归。从此，息影家园，以处士终老。在学术上，他受学于名儒伍学父，得“濂洛正传”，但他却特别注重当时的经世实学，博通天文、地理、兵农、水利等学问。又曾问学于阳明江右学派的邹德溥，“以真知实践为学”。一生坚持个人节操和民族大义，耿介不阿，对王夫之的学养德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的叔父王廷聘（1576～1647），字蔚仲，号牧石，也曾问学于伍学父，是一位文史知识极为丰富的乡居秀才。在王夫之心目中，叔父王廷聘首先是一位诗人，古体诗有“建安风骨”，近体诗超过何景明、李梦阳，而不喜欢竟陵派的诗风。王廷聘见其兄屡试不第，早已蔑弃功名，自甘退隐林泉，筑室野外，起名为“曳涂居”，又建了一个小亭子，起名为“濠上”。这两个名字都是出自《庄子》。他还常常称慕王绩、林逋等人的隐士风骨，这对王夫之的生活道路和学术思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王夫之说自己“早岁披猖”，不听父亲的话，叔父常常将其“召致坐隅，酌酒劝戒，教以远利蹈义，惩傲拗谦，抚慰叮咛，至于泣下”。

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1606～1686），字石崖，号耐园、铿斋，也是一位乡居饱学秀才，一生严于律己，授徒为生。他对经学很有研究，著有《周易本义质》、《春秋四传质》、《诗序参》等书。王夫之四岁入塾发蒙，就由长兄教读，到七岁时已读毕十三经。王夫之说自己少年时刚愎好动，“狂嬉无度”，赖长兄之严教，“檠括弛弓，闲勒逸马，夏楚无虚旬，面命无虚日”。

十岁时其父授以五经经义，夫之自称：“余自束发受业经

义，阅经义亦数万首。”14岁考中秀才，经湖广学政王志坚推荐，入衡阳州学读书。只花了两年时间，就读完了衡阳州学的全部藏书。

16岁开始学诗，老师就是叔父王廷聘。读古今诗作不下十万首，并能与叔父以诗相唱和。他17岁时写的《中秋里人张灯敬和叔父牧石先生》律诗，有句云“鸾回碧汉临明镜，龙向江天护宝珠”，对仗就已经很工整了。另一首《初婚，牧石先生示诗有“日成博议几千行”之句，敬和》，是19岁时所作，诗云：“闲心不向锦屏开，日日孤山只弄梅。冷蕊疏枝吟未稳，愧无博议续东莱。”抒发了初婚时的浪漫情怀，并表明他已在叔父指导下学写史论。他所受的传统诗学和史学的良好教育，主要得力于叔父王廷聘。



004

科举道路

青年王夫之，生当晚明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年代。他出生前三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正月，明朝建州卫都指挥使、女真族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公然分裂东北的大片国土，建国号曰“金”，以主权独立国家的姿态出现。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大举向明朝进攻，在短短三年内占领了除辽东以外的东北广大地区。崇祯皇帝登基后，后金军队又三次绕道进入关内，在河北、山东境内大肆烧杀抢掠，把大批汉人掳掠到关外去当奴隶，民族危机十分深重。与此同时，从崇祯初年起，陕西、河南又不断发生农民暴动，到处攻城略地，声势越来越壮大，使明王朝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王夫之感念时艰，交友结社，慨然有匡时救国之志。崇祯十一年（1638），他20岁，游学于长沙岳麓书院，参加了邝鹏升组织的“行社”。次年，王夫之在衡州与好友郭凤趯、管嗣裘、文之勇等

组织“匡社”。在此期间，他特别关心动荡的时局，据王敌记述：“盖亡考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异同，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闻见证之。”

他从15岁起就开始考举人，连续三次赴武昌应乡试，均受挫落第，直到24岁时才考中。长兄王介之、好友管嗣裘也同时中举。他以《春秋》第一考中第五名，受到督学高世泰和考官欧阳霖、章旷等的器重。督学高世泰是晚明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侄子，以承续东林学派为己任，主持湖广学政。他对王夫之考卷的评语是：“忠肝义胆，情见乎词。”王夫之亦尊称高世泰为“吾师”，并曾写诗为高太夫人祝寿，盛赞师门“传家忠孝”、“灵苗春长”。

王夫之在武昌中举后，参加了熊渭公等召集的黄鹤楼“须盟”大会。熊渭公，黄冈人，移居武昌，博学，广交游。王夫之屡赴武昌乡试，得以与之相识。此次“须盟”大会，与会者有百人之多，各拈韵赋诗以明志。熊渭公先作四言诗启幕，末章云：“试望木末，好花翩翩。清明佳气，勃发楹前。”王夫之亦即兴赋诗一首，诗云：“古人已往，不自我先，中原多故，含意莫宣。酒气撩云，江光际天。阳鸟南征，连翼翩翩。天人有策，谁进席前。”诗中反映出王夫之对“中原多故”的时局的极端忧虑，热切希望能有人献出“天人三策”以挽救危局。

情感生活之剪影

王夫之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一个“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故事，体现了王夫之广交游的情感生活的一片剪影。

王夫之中举后，在武昌逗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诗友刘自煜送给他一位美丽的歌女，名叫秋影，不仅能歌善舞，而

且通晓音律，十分聪明伶俐。王夫之喜欢不喜欢秋影？当然喜欢。可是王夫之却写了一首诗，婉言谢绝了好友的美意。诗云：

君有清歌付雪儿，遥将红豆寄南枝。

海棠漫倚西川锦，自是无诗到李宜。

诗的第一句中的“雪儿”乃是隋末名士李密的宠姬，李密每见宾客有好的诗作，就交给雪儿演唱。这是借历史上“雪儿”的美好形象来比喻秋影的善歌和可爱。第二句又借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诗意，来比喻好友以佳人相赠。而后二句，则借杜甫在成都无诗咏海棠、苏轼在黄州未写诗赠李宜的典故，来向刘自煜委婉表示：自己因为缺少诗情，写不出好的诗作来让秋影歌唱，所以也就不能接受他所赠送的这位美人了。

006 这年冬天，王夫之与长兄介之一起赴京参加会试，取道水路，舟至南昌，谒举主欧阳霖，又被招游龙沙，观赏汤显祖手题，诗有“离乱集师友，兹游不可轻”句。这时，李自成农民军已经席卷河南，攻克南阳，再围开封，大败明官军，随又后攻克襄阳，分兵西破荆州，东下黄冈。同时，张献忠农民军也正横扫安徽，进逼蕲水。大江南北，战火纷飞。北上的道路已经不通，使王夫之兄弟感到非常茫然。正月初一，船泊章江，王夫之写下了纪行诗二首，其一曰：

闲心欲向野鸥参，更听鱼龙血战酣。

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

诗中所谓“鱼龙血战”，显然是指农民军与明官军正展开血战。他预感到，北上的“梦”已难实现，兄弟二人相商只好回转。遂由吉安涉云阳，下洙水归。其《江行代记》诗第八首云：“虔兵入卫气骄横，归路庐陵屡夜惊。取次渚官成贼垒，萧条淮北尽空城。”晚明社会矛盾的激化，明清易代的特殊变局，

打破了青年王夫之的“进士梦”。历史的变局推动着他选择了另外的人生道路。

二、投身激流的壮年时期

25岁以后十年中，王夫之失去了读书应试的恬静生活，被动地卷入了时代激流。在当时国内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而又与阶级矛盾互相扭结的形势下，他在激流中勇进，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历史情境，终于达到了一个无愧于时代的思想者的成熟。

拒绝农民军的招聘

崇祯十六年（1643）春，王夫之回到家乡，刻印了他第一部诗集《瀚涛园初集》。他本想做一个闲适高雅的田园诗人，但动荡的时局却打破了他的这一梦想。

这年秋天，张献忠农民军攻克武昌，将明楚王朱华奎投入江中；接着进军长沙，攻克常德，抄了大官僚豪绅杨嗣昌的家。随后，农民军的年轻大将艾能奇就带着他的部下进了衡州城，指名招请新中举人的王夫之兄弟和管嗣裘等人参加农民政权。

王夫之听到这一消息，立即逃入深山。农民军四处搜索，将他的父亲王朝聘捕获，软语相劝，要他将夫之兄弟招来。而王朝聘就是不答话，只求一死。夫之闻讯，为了全家脱身，就把手脸刺伤，在伤口上敷以毒素，装作伤势很重的样子，叫人将他抬至郡城，并谎说大哥已死；又有一位在武昌即参加了农民军的文友奚鼎铨为王夫之说情，农民军这才不再勉强，放他们父子俩回家。

此后，王夫之逃匿到衡岳的黑沙潭，作《九砺》以明志，诗前有小序，说之所以写《九砺》，是仰慕屈原、郑所南的“忠愤出于至性”；而所以抗拒农民军的招请，是因为不能容忍“从贼者斥国为贼”。

联合农民军抗清的湘阴献策

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在西安建政，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同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亡。农民军进京后，迅速腐败，李自成的一个部将竟然霸占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出京迎战，大败，不得不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在圆了他皇帝梦的第二天，就仓皇西撤，把北京城拱手让给了清军。清军占领北京后，以该年为清顺治元年，建立了清王朝。王夫之听到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悲痛万分，作《悲愤诗》一百韵。同年，王夫之一家迁往南岳双髻峰下，筑茅屋而居，起名“续梦庵”。

清军占领北京后，先后颁布了圈地令、严禁逃人令、剃发令，实行民族奴役政策。1645年，清军南下，四月二十五日，攻克扬州，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壮烈殉国。清军大肆杀戮，至五月初二才宣布“封刀”，但实际上杀戮并未停止，故有“扬州十日”之说，八十余万男女老幼惨死于屠刀之下。五月初八，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十五日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王夫之闻讯，又作《悲愤诗》一百韵。

面对清军残酷屠杀的暴行，王夫之滋长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把民族大义放在一切正义的首位，把对农民军的仇恨转向清朝统治者及无耻降清的败类，并寄希望于联合农民军来共同

抗击清军。他冷静地分析了湖北、湖南的抗清形势：一方面，在两湖境内有明朝的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章旷、湖南巡抚堵胤锡率领的数十万军队，“三公为鼎三足”，是两湖抗清力量中的三大重镇，而章旷作为监军可以起调和作用；另一方面，是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尚有近五十万人。1645年，李自成退到湖北，被当地人杀死于九宫山，余部由高一功、李过、郝摇旗和刘体纯等分别率领，皆屯驻在两湖境内。他们改变了与明朝敌对的立场，组成“忠贞营”，提出了“联明抗清”的口号，并与何腾蛟、堵胤锡等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何、堵二人能与农民军精诚合作，就有挽救危局的希望。然而此二人虽身膺重任却无远谋，既猜忌、排斥农民军，又互相勾心斗角，百余万军队猬集湖南，而兵饷无着，“措置无术”，形势十分危急。此情此景，使王夫之再也不能安坐在澹涛园书斋中了。

1646年夏，他只身赴湘阴，求见监军章旷。王夫之中举时，章旷是考官，当时国家的形势已经很危急了，章旷为能识拔王夫之这样的人才感到欣慰，遂将他引为知己，临别时以志节相砥砺。此次王夫之去见章旷，就是为了给他出谋划策来挽救危局。他在给章旷的上书中分析了形势，“指画兵食”，并“请调和南北，以防溃败”；认为何腾蛟、堵胤锡分据两湖，自应合作，且必须联合大顺农民军，统筹粮饷，共同抗清。在《盛夏奉寄章峨山先生湘阴军中》诗中，他认定“师克在和”，农民军已转向抗清，“铜马已闻心匪石”，应当联合，并表白自己完全出于“丹忱专在念时艰”的耿耿忠心。他想通过章旷把自己的策划上达于何腾蛟、堵胤锡，但却未引起章旷的重视，反而答以：“本无异同，不必过虑。”王夫之失望而归，而此后事态的发展，正印证了他的忧虑。

王夫之从湘阴归家后不久，其妻陶氏因父母兄弟均于丧乱

中亡故而悲痛以卒，年仅 25 岁。王夫之为之作《陶孺人像赞》、《悼亡诗》四绝，有“一断藕丝无续处，寒风落叶洒荒阡”等句，语甚哀挚。但遭受了丧妻之痛的王夫之依然关心战局，并对明朝军队的作战多有效力。据当时正在章旷军中任参军的蒙正发追忆：“东安数月，湖南节义之士，莫不闻声景从，衡阳举人王介之、夫之、邹统鲁、夏汝弼、李跨鳌、管嗣裘、吴汝润、周仕仪虽匿隐南山僻谷，或密报情况，请商方略，或悲歌唱和，缄寄诗篇；风雨邮筒，间道不绝。”

衡山起兵

1646 年农历十月，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拥立桂王朱由榔于肇庆，以次年为永历元年。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这一政权一直是华中地区和大西南抗清战争的指挥中心。王夫之准备投奔永历帝，以求有所作为。好友郭凤趑劝他不要去，动之以“退静之情”，要他当隐士。可是，作为一位血性男儿，又岂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退伏幽栖？1647 年四月，他与好友夏汝弼拟由湘乡间道奔赴广西，可是，行至距湘乡西南 90 里的车架山时，却遇霖雨弥月，被困于山中，未能如愿。这年清军分两路南攻，一路由降将孔有德带队，攻下湘阴、长沙，进逼衡州，王夫之全家逃散，其父亲、二叔、二叔母和仲兄，均在战乱中相继去世。他也四处逃难，“草中求活”。国仇家恨，萃于一身。王朝聘临终时嘱咐夫之兄弟：誓不降清，遗体不得过城市“与腥膻相涉”；又以始祖骠骑公随朱元璋起义兵逐元之事，勉励王夫之起兵抗清。

1648 年湘桂战局发生变化。先是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先后在广西、广州反正，然后是大顺农民军组成的“忠贞营”奋起反攻，大败清军于湘潭地区，收复了益阳、湘潭、湘乡、衡

山等地；何腾蛟也发动反攻，取得全州大捷，攻入湖南，正由永州向衡州挺进。王夫之大受鼓舞，毅然决定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等在南岳方广寺举兵抗清。关于此次举兵的详情已难确考。从王夫之留下的诗文中，只略知此次举兵活动，经历过一番“涉历险阻，涓戒同志，枕戈待旦”的艰苦准备工作，而结果是“孤掌之拊，自鸣自和”，势孤力弱，似尚未发动，即被湘潭人尹长民所袭击而溃败。管嗣裘一家老小被害。王夫之在《永历实录》、《箚史》中，对此次义举作了正气凛然的实录，并始终坚持“能与仇战，虽败犹荣”的价值观。

衡山举兵失败后，为逃避清兵追捕，1648年十月，王夫之与管嗣裘走耒阳，至兴宁，遇欧阳霖，由桂阳度岭，下浚江，至清远，是年冬抵肇庆，希图依附永历政权而有所作为。管嗣裘被授以中书舍人。王夫之则被堵胤锡举荐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以父丧辞谢，仅以布衣身份活动于肇庆、桂林等处。

永历朝廷中的岁月

1649年夏，王夫之自桂林归南岳理残书。不久，湘桂战局逆转，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兵败被俘，英勇就义，清兵再次攻陷湖南各地。由于王夫之曾参加举兵抗清，当地的汉奸武装图谋将其杀害。王夫之虽然在汉奸武装的突袭中侥幸保住了性命，但家里却被洗劫一空。老母谭太夫人嘱其迅速离衡，乃于同年秋携侄王枚再赴肇庆。先到德庆州，与邹统鲁、管嗣裘同谒湖南巡抚堵胤锡于舟中。复往桂林拜见大学士瞿式耜，瞿式耜再次推荐他参加阁试，但他仍以丧服未满相辞。这时，王夫之虽已看到永历朝廷中奸佞成群，党争不断，危机四伏，但同时也看到，确有不少清正忠贞之士，志在振刷。他所结为知交的瞿式耜、严起恒、金堡、刘湘客、郑古爱、蒙正发、方以智等，

都是以名节互相砥砺、生死不渝的抗清志士。

1650年春，王夫之32岁，父丧期满，在桂林与襄阳名士郑仪珂之女结婚，是为此后十年与之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郑孺人。浪迹数年，又有了一个小家，而大局却急剧恶化。清军南攻，陷韶州，永历帝逃往梧州。王夫之随即奔往梧州，接受行人司行人介子官职，旨在能取得上疏谏净的机会，他曾自白：“此非严光、魏野时也。违母远出，以君为命，死生以之尔！”正如潘宗洛所评论的，此时王夫之“诚知时势已去，独慨然出而图之，奋不顾身，其志亦可悲也已！”从此，投入政争，图挽危局。

其时，永历政权内部纪纲大坏，党争激烈，内阁大学士王化澄，佞幸马吉翔，宦官夏国祥，与梧州总兵陈邦傅内外勾结为“吴党”，贪赃枉法，陷害忠良，将当时志在振刷的金堡等人诬为“五虎”，下锦衣卫狱，密谋置之死地。如此颠倒是非黑白，王夫之为之义愤填膺，抱着力挽狂澜、死生以之的决心，同管嗣裘同去谒见内阁大学士严起恒，痛切陈辞：“诸君弃坟墓，捐妻子，从王于刀剑之中，而党人杀之，则志士解体，虽欲效赵氏之亡，明白慷慨，谁与共之者！”又说：“国势如此，而作如此事，奈天下后世何！”严起恒起初还犹豫为难，说：“吾亦冤之，然无可如何也。”管嗣裘直言：“谁秉国钧而令至是？相公不可为此言也！”严起恒被他的话所感动，于是就率领诸臣跪伏在沙滩上，痛哭流涕地向永历帝进言；同时瞿式耜等也“亢疏申理”，永历帝竟不听。后来，由忠贞营主帅高一功、总兵焦璉等出面申救，金堡等人才得以免死。

吴党不甘心失败，转而诬奏严起恒“奸逾严嵩，结虎招权，谋危宗社……罪在不赦”。王夫之“悲愤有怀，不能自慰”，决定挺身而出，进行“死净”。他先与行人董云骧联名上疏驳斥吴党攻讦严起恒的所谓罪状，肯定“大臣之进退有礼”，